

光
榮
火



羌 寨 怒 火

《羌寨怒火》编写组整理

四 川 民 族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八 年 · 成 都

装帧、插图：梅定开

羌 寨 怒 火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6 字数178千

1978年12月第一版 197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7,000册

书号：M10140·8

定价：0.68元

前 言

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甲骨文中就已经记载了羌人的活动。秦、汉以来，史书对羌人的记述更为详细，《后汉书》里专门列了《西羌传》。西晋十六国中，羌人还建立了后秦国。“羌笛”一词，也成了古诗词中西北少数民族音乐的代表。随着时代的进展，历史的演变，现在的羌族主要聚居在岷江上游一带。

羌族地区，北连青藏高原，南临四川盆地。境内峰峦叠嶂，茂林深涧，气候温润，物产丰富，盛产名贵药材和珍奇动物。可是解放前，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的广大羌族人民，受着地主、豪绅、山霸、头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那滔滔的岷江水，流不尽羌族人民的辛酸血泪；皑皑九顶山上的雪，积满了贫苦羌民的深仇大恨！

羌族人民在漫长的黑暗岁月里，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一九三五年，红军来到了羌寨，羌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大批优秀的羌族儿女参加了红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光荣的贡献。红军北上抗日离开羌寨后，在那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横行乡里，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日子里，羌族人民表现了崇高的革命品质，他们誓与红军心连心，夜夜望北斗，想念救星毛主席。

一九四九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羌寨。从此，羌族

人民获得了新生，揭开了羌族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广大的羌族人民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肃清了国民党匪特。一九五六年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运动，摧毁了封建制度。一九五八年七月，实现了地方民族自治，成立了茂汶羌族自治县。经过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羌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飞速地发展，农、牧业连年丰收，工业从无到有，羌族第一代工人队伍不断成长壮大。羌族人口大大增加，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一九七五年夏，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七四级部分同学和教师深入到岷山羌寨同贫下中农一起忆苦思甜，接受阶级教育。他们在深入实际，学习社会的同时，结合专业学习，满腔热情地采写了羌族贫下中农的家史。这一工作，得到了当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贫下中农的亲切关怀和积极支持。家史初稿写成后，又由阿坝藏族自治州文教局、中共茂汶县委宣传部、中共汶川县委宣传部、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派人组成编写组进行修改，选编成这本《羌寨怒火》。全书共收入二十八篇家史，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记叙了羌族贫下中农过去的苦难和斗争，以及在解放后的幸福生活，表达了羌族人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深情和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信念，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羌寨怒火》编写组

一九七六年七月

目 录

前言.....	1
岷山的路.....	1
比黄连还苦的药伏子.....	10
从土盐洞里活出来的人.....	23
血染茶包.....	31
打井工的遭遇.....	40
残废的俄汝.....	48
在农奴主的皮鞭下.....	59
穿“鬼衣”的长工.....	67
族权害死上门郎.....	74
打冤家夺去我丈夫的生命.....	83
压在穷人身上的铁板租.....	92
二十块钱的阎王债.....	101
敲骨吸髓的尔布基.....	110
狗保长强迫我捞油锅.....	120
惨遭地震灾害的人.....	129

不愿做奴隶的米拉石	136
怒砸“子母秤”	146
曲谷除霸	155
羌山怒火	166
走上红军路	176
日日夜夜想红军	185
找红军	195
黎明的战斗	203
接过红军的战刀	212
毛主席奖给我一支枪	221
重见光明	230
热莫索木上北京	236
重回簇头寨	243

岷 山 的 路

余 郭 氏

一条平坦宽阔的成阿公路，横在我的眼前，它就象一根彩带，把雪山、草地、古老的都江堰和辽阔的川西平原……都拴接起来了。每天每天，南来北往的汽车象穿梭一般，真叫人高兴啊！

现在，每当我坐上汽车，在公路上飞驰前进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总是联想到解放前我在这一带打柴、背背子、修路时走过的艰险道路。一路上那溜索、大山、索桥、险关，以及嵌在悬崖上的弯弯曲曲的漫长小道，又展现在眼前。

我十五岁以前，住在绵麓，家里穷，吃了上顿没下顿。后来，我和竹子岭的余全真结了婚，种着山沟里四升种子的薄地。那时，伪保长蒲全恒规定穷人在每年的农忙季节，必须先给他当一段时间的“包包匠”^①，然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地。否则，不是毒打就是抓人。加上苛捐杂税多得象牛毛一样，一年的收成只能维持两个多月的生活。没有法子，我们只得靠打柴卖、挖野菜来糊口。

在那苦难的岁月里，我生过七个孩子，先后冻死、饿死了六个，只剩下一个女儿，招了一个女婿上门。有了孙子后，由于没

①包包匠：地主剥削农民的一种形式，即地主划几块地，强迫农民下种、管理、收割，所收粮食全部归地主所有，农民只得少许工钱。这种农民，被称为“包包匠”。

吃的，小孙孙饿得象皮包骨头。没几年，我丈夫累得一身痠病，生活的担子就更加重了。每天，天还没亮，我们就爬到深山去砍柴。然后，咬紧牙关把柴措到城里去卖。天长日久，一把三斤多重的砍柴刀磨成了月牙儿，我们几个人也一天天瘦弱下来。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死活，岷山交通十分艰难。打柴、卖柴，走几步路，都困难得很啦！在险峻的深沟和湍急的河流上，都是靠溜索过渡。溜索，有平索和陡索两种。平索，两端高矮一致，用一根粗大的篾绳子联接起来。过平索时，两手抓住溜壳子^①，一把一把地吊过去。陡索，一头高一头矮，两条粗篾绳架成两条高低不同的溜索，这样，两岸都可以滑到。过陡索时，手抓住溜壳子，“哗”的一声就滑过去了，快拢对岸时，必须把两脚蹬着崖壁，不然，腿就可能被撞断。过溜索是很危险的，遇上绳子断了或溜壳子脱了。人就会掉进沟底或江中。稍为好一点的就是篾绳子拉的索桥，两丈多高，四、五丈长，五尺多宽，稀稀拉拉横放着一些木板，桥下是奔腾湍急的岷江河，人走在桥上，桥就象秋千一样荡来荡去，稍一不慎就会摔下河去。一次，我一个人到二十里外的高山去砍树桠子，打好捆子，便用“抄稍子”^②的办法，把柴推下山去。我刚措上索桥，一群守桥的家伙围上来，呲牙咧嘴地叫着：“哟！老婆子，还措这么重的柴。来到老子的桥头上，就得给桥头税。”话没说完，各人都从柴捆里拣最大的柴抽。我气愤地骂了几声，把抽松的柴捆紧，又吃力地措着走。

来到县城，两个守城的烂兵直吼：“老东西！拿城门税来。”我气急地问道：“你们过桥要桥头税，进城要城门税，哪来的这么多

①溜壳子：穿在溜索上的滑动工具，状如马鞍，用硬木制成。

②抄稍子：从山上拽柴捆下山。

税！”“少罗嗦！这是衙门定下的规矩！”说着说着，照样又是拣大根大根的柴抽。我的柴捆越来越轻，再加上什么保安税、打更税、地皮税……，打一百多斤柴，到卖出去时，只有五十来斤了。就这样，一天血汗换来的钱，只能买一升面或一两盐，怎么也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条路不能再走了！没办法，我和女儿、女婿商量，只好去揸背子。

“揸背子，吃背子，放下背子饿肚子。”我们从灌县揸粮、盐、茶叶到松潘、杂谷脑等地。转身，又从这些地方揸皮毛、药材去灌县。“三脑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到松潘。”那时候，从灌县到松潘、杂谷脑等地，路程是十分艰险的。揸呀！揸呀！一步一滴血汗。但是，免不了还要受老板的迫害，“带梢”^①的中间剥削，兵匪的抢劫。这样，十天半月揸一趟，眼泪流干，汗水流尽，得到的工钱还是吃不到一顿饱饭。

从灌县到威州一百九十里，全是山路，马要换掌，人要换麻窝子草鞋，才能走拢。一路悬崖峭壁，险关隘口，野兽出没，土匪横行。有一次，我们给威州的地主韦庆云揸大米，我揸一百五十斤，女儿揸一百八十斤。俗话说：“盐坠脚，米坠心，茶包子揸着两边倾。”我们每走一步，心就紧一下，背上就感到重一分。第一天翻郑银关、茶关、过独木桥，总算闯过来了。第二天翻娘子岭，这岭高耸入云，坡特别陡，上山十五里，下山十五里，揸背子的称这里是“撞鼻子的路”。我们每爬一步，拄着拐扒子“振”一下，就要喊声“嗨”，才能上一步。这时正是冬天，寒风裹着鹅毛大雪，吹得我们站立不稳，背子上的绳子勒得两肩鲜

^①带梢：中间剥削者，有钱有势。他从老板那里领来货物，分发给揸背子的，再从中抽头钱。

血淋淋。女儿穿着一双半路上捡来的破草鞋，脚冻裂了，血和泥土粘在一起，每走一步就痛得钻心。看着她那痛苦难挨的样子，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一颗颗地滚下来。我愤愤不平地想：为什么老板们坐在屋里烤火吃肉，我们却在这深山雪地里受苦？想啊，想啊！可怎么也理不出个道理来，只好去安慰女儿几句。好不容易爬到山顶，才放下背子歇歇。我撕了两块烂麻布片，包住女儿脚，又往前走。下坡的路，更困难了。路上铺满了白雪，天冷路滑，沉重的米袋象在推着我们，一步一打颤。路窄、坡陡，山边就是深谷，我们只好横着脚板，一步一步地挨下山来。

过了两天，到了马王坡，这里是独木桥连陡坡。桥，两丈多高，四、五丈长，桥面很窄，是一根接一根的树干联起来的；桥下是白浪翻滚的大河，轰隆隆的水声，令人汗毛直立。多年来，我们措背子的穷兄弟，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稍一疏忽就掉下去了。我和女儿肩靠着肩，拐扒子拄一下，趑一步，好不容易过了独木桥，接着就爬坡。这坡，天上的乌鸦不敢下来歇，地上的岩羊不敢往上攀，坡上只有一尺多宽的小路，弯弯拐拐，高低不平。山腰的一根树桠上挂着一件破麻布衣服，被风吹得飘来飘去。在这里，也不知有多少穷苦羌民送掉了生命。我咬咬牙，狠了狠心，对女儿说：“走！”于是，我们鼓足劲，又朝坡上爬。爬着爬着，听得一阵马帮的吆喝声，我们连忙找一块稍宽的地方，安起拐扒子，贴着崖壁站着。马帮过去后，我们又才面向峭壁，爬着岩石，一步一步地挪过去。就这样，我们花了两杆烟的工夫，才翻过马王坡。

第八天，到了飞沙关，传说这里是夏禹王出生的地方，山高坡陡，一座禹王庙插进云端。关下岷江湍急，惊涛拍岸，浪声喧

天，狂风怒号，飞沙走石。我们艰难地挪着步子，眼睁不开，脚站不稳。看看女儿，她脸色惨白，趴在崖壁上，拐扒子杵在胸口，米袋子死死地压着她直喘粗气。我忙把米袋子放下来，扶她坐在一块石头上，揉着她的痛处，轻轻地说：“再熬一阵，就到威州了。我们交了货，再也不揸背子了！”女儿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说：“阿妈，不揸背子，吃啥呢？”我心一酸，哽咽地说：“我不相信，穷人就没有路走！”说着，把女儿揸的米袋取一个放在我的背子里，同路的大婶也帮女儿揸一袋，又继续赶路。忽然，一个“带梢”跑来，提着拐扒子，不由分说，就噼哩啪啦地打我们一顿，说：“你几个揸二娃^①，还在挨啥子？安心要整垮老子的生意吗？”一边说，一边又扬起拐扒子打来。我看到女儿身上的条条伤痕，道道血印，心里象刀绞一样，愤恨地骂道：“你们这些挨炮的，来揸嘛！”那家伙没奈何，只是狠狠地瞪起耗子眼睛乱吼，逼我们上路。

天黑的时候，才到威州。赶到交货地点，门已关了。我们叫开了门，收货的把眼一愣，一算日子，说：“你们才拢哇！”顺手摔给我们三吊钱。我急忙说：“先生！我们娘儿俩是揸的两背呀，该六吊！”收货的把算盘一推，大声说：“你们拖延了时间，‘带梢’扣了一吊，韦大爷扣了两吊，这是‘规矩’。要钱，找他们去！”说完，“乓”的一声把门关了。我气愤地用拐扒子敲打着门，可是一点回声也没有啊！

我和女儿拖着十分疲倦的身子，刚回到寨子，只见我女婿的同伴余少清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话不成声地说：“余大娘！不

^①揸二娃：对揸背子的人的蔑称。

好了，你……你女婿……”

“他怎么啦？”

“他和我们一路，捎了两百多斤货，路过甘坡时，生了病，肚子又饿，他咬着牙朝坡上爬，没爬多远，两腿打颤，滚下坡去了，胸口碰在尖石上，当时就口吐鲜血，爬不起来。我连忙把他捎着，可是，没走多远，他就死了！我一人没法，赶快跑回来报信……”这炸雷样的凶信，震得女儿昏了过去。我丈夫气得直咯血，一会儿，他战战兢兢地起来，迎着暴风雪，去到我家那四升地旁，抓起一把泥土，搓了又搓，叹道：“地啊地，你是我们起五更睡半夜，一背一背地捎土来垒起的啊！狗保长蒲全恒打过你多次主意了，可是他没有得到手。今天，为了亲人，我只有……当了！”接着，他一步一跛地朝蒲全恒家走去，一会儿，又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来。我看他手上捏着的钱，只够买双草鞋。他难受地低下头，去约请了三个穷乡亲，料理女婿的尸体。几天后，女婿的骨灰^①被捎回来了，埋在荒山上。

我捋着头发，看它已经花白了。我想着这几年走过的路，为了糊口，一家人下力苦做，到头来被整得家破人亡！这世道，条条路上都有毒蛇，把我们的肉吃尽，血吸干，哪里有穷人的路走啊！世上最毒的是毒药猫，^②我看地主，老板的心比毒药猫还毒！我想着、想着，最后，气愤地把拐扒子扳成两截，丢进岷江河中，再也不当捎二娃了。

日子越来越困难。女婿惨死，丈夫病重，女儿摔伤，小孙孙

①骨灰：在羌族地区，凡年轻和非正常死亡的人，都须火烧后埋葬。

②毒药猫：羌民中传说一种残害人民的鬼。

饿得象干柴棍，鼓起一双大眼睛，哭着要吃的。这，只有靠我四处帮人，每天还挣不回一升面，就用它拌和着野菜，供一家人活命。

凄风伴着苦雨，血汗和着眼泪，苦日子熬到一九四七年的七月，一场大雨把清沙坪的一段路泡垮了。蒲全恒敲起大锣“突话”^①：“全寨的‘干棍子’^②听着，明天修路，粮食工具自带，每人修一段，如有不去的，罚款三元！”“镗，镗……镗！”听着这催命的锣声，我气得咬牙，“你们年年派路捐，路垮了，还是派穷人去修，出的捐款都喂狗了！”

第二天清晨，在蒲全恒的狗腿子的威逼下，我拿着畚箕去修路了。到第三天，我带了一包核桃，准备收工后，上街去卖，给丈夫和女儿抓药。到了工地，我想着家里的病人，忙着干活，不到中午，那段路就修完了，我急忙朝街上走去。监工头一步跑来，挡着我说：“老山婆，朝哪里走？”

“上街抓药。”

“谁叫你走的？”

“修完了怎么不走！”

那监工头横眉怒眼，大声吼道：“没经老子允许，谁也不准走！”这时，我气极了，冲着他：“你们说话当放屁！说了每人修一段，修完就走嘛……”不等我说完，那监工头狂叫起来：

“你这老山婆子还歪哩！”边说边推打着我，强迫我继续干活……

太阳偏西了，修路的人有气无力地干着。我肚子早饿了，又

①突话：伪保长召集贫民训话。

②干棍子：地主阶级对贫苦贫民的蔑称。

惦记着家中的病人，挑着石头，心里发慌，脚一滑，忽地跌到几丈深的崖下，昏了过去。十多个穷乡亲赶来，才把我抬回家去。女儿见我头上、左腿上满是血，抱着我痛哭。丈夫心头一急，一口口地吐着鲜血。女儿本来病重，加上惊吓和恚气，第二天就死了。穷乡亲见了，个个流泪，他们帮我把女儿烧了，埋好，还凑了六斗玉米，找一个医生给我治伤。

可是，治病也招来祸事。我跌伤的事被那个比毒蛇还毒的蒲全恒知道了。他窜到我家来，阴险地说：“大娘，伤好了没有？我的心几天都放不下。听说你请了个外地医生治病，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嘛！我也会医跌打损伤，不如我给你医，你那粮食也落不到外人的手里！”说着，他拿出一个纸包包，抓起一撮黄面面，硬朝我头上撒。我知道财主没安好心，急忙挡住。他却猛地掀开我的手，在我伤口上撒‘药’，嘴里还噙着：“这是为了你好嘛！”他一边说，一边叫狗腿子把六斗玉米扛走了。我气得双手打颤，大声吼着：“蒲全恒！你真是活抢人哪！”

当晚，伤口发烧，一阵阵剧痛，使我一夜没有合眼。几天后，伤口流脓了。我丈夫一看，伤口周围的肉全烂了，里边还有些小石子，原来蒲全恒撒的是烂药啊！穷乡亲给我取出小石子，又给我递来草药，拖了好久，伤口才慢慢长好，头上却从此留下了一个囟囟。我的左腿也跛了，成了个残废。当我梳头和走路时，就想起狗保长的罪恶，胸中的怒火一股股往上冲。

霹雳一声震天响，岷山路上红旗飘。一九四九年冬天，毛主席派来了当年的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我们羌寨，苦难深重的羌民翻身见了太阳。解放不久，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照耀下，为了繁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发山区，党决定

修建成阿公路。这消息一传开，我们高兴得睡不着觉，围着火塘想啊讲啊！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年年喊修路，年年派款拉夫，结果连毛毛路也没修一条。今天，党领导好，要修成阿公路，这山坳坳里也要跑汽车了。我和丈夫情不自禁地吟着：“毛主席呀毛主席，你老人家多么关心我们羌族人民啊！”

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在这美好的国庆节日里，成阿公路全线通车了！接着，阿坝藏族自治州各县先后都通了汽车。

从此，千里岷山车辆奔驰，喇叭欢歌，高原和祖国的心脏——北京，紧紧联成了一条线！

从此，我们山区各族人民结束了闭塞穷困的日子，把皮毛、肉类、药材……，贡献给国家；汽车又满载着各地的工农产品支援山区。真是：山区平原一线牵，祖国处处换新颜。

现在，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日子越过越甜。我的孙儿还当上了公社干部。每当我的小孙儿外出工作时，我就对他说：“你现在骑着自行车在成阿公路上跑，可不要忘了过去羊肠小道！不要忘了穷乡亲和我们一家在那羊肠小道上流血流泪的日子！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一定把羌寨建设得更加美好啊！”

比黄连还苦的药伕子

刘永贵

我们羌族地区盛产中药材，象羌活、贝母、虫草、麝香等名贵的药材，早已驰名中外。可是在旧社会，采药的羌民受的苦，却比黄连、苦楝还要苦。

过去，我们挖药人受人鄙视，没有人喊我们的姓名，只叫“药伕子”。俗话说：“当了药伕子，把命交给老熊和豹子”。我当药伕子以前，是个种庄稼的农民。十七岁那年，家乡遭了百年不遇的旱灾，田里没有收成，交不起租，地主夺了佃，没法生活，我便同寨子里的袁大叔、杨二哥一起到外乡帮工混饭。由于我们只想到很快把肚子混饱，也就没管是谁雇我们去做活路。结果，帮到大恶霸、吸血鬼任少贤的家里去了。任少贤是凤仪区的伪区长，有权有势，家里的狗腿子都是揸的梆梆枪。他家雇工多，活路也多，对待帮工们就象对犯人样。不等天亮，我们就得起床下地，一直做到太阳落坡，都不许歇气；晚饭后，还要在月亮下撕玉米壳壳，推磨铡草。一天到晚累死累活，想去喝水或解便趁机松口气都不敢；旁边蹲着两条松潘大狼狗，伸着舌头把人瞄着，谁要离开一步，它就跳起来乱咬。

这样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哟！我们帮满一个月，就向管家师爷辞活路。那师爷把猴脸一绷，说：“不行，任区长的庄稼都没